

最悬疑



文学馆
长篇小说文库

莫争
◎著

天命

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！

刀过无痕，斩首无血，血恨家仇，百年秘史。
刀，已不再是刀！而是一种诛杀邪恶，威扬天命的道！
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最悬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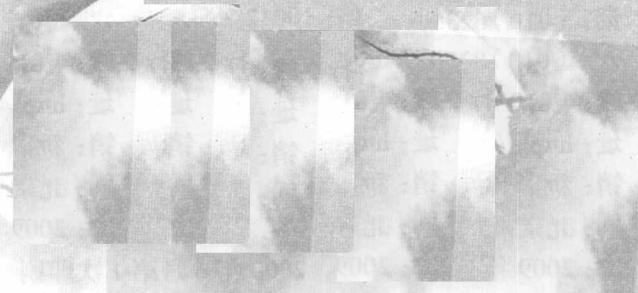
图书出版·影视制作·图书发行



文学馆
长篇小说文库

莫争○著

天命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命 / 莫争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9.5
ISBN 978-7-5008-4396-2

I. 天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6317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：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：100120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(总编室)
 (010) 82075934(编辑室)
发行热线：(010) 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：150 千字
印 张：11.25
定 价：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| 录

- 第一章** 有钱人要担心了→1
- 第二章** 凭空消失的黄金右手 →12
- 第三章** 无影刀 →28
- 第四章** 民国疑云 →50
- 第五章** 宝盒之争 →70
- 第六章** 明朝笔记 →94
- 第七章** 郑成功的失败 →106
- 第八章** 黑帮大佬都来了 →120
- 第九章** 神刀没落 →132
- 第十章** 天外飞仙 →151
- 后 记** →168



第一章 有钱人要担心了

“这里可以拍电影了。”刑侦队的头儿，警官蔡骏马哭笑不得地说，“嘿，大家小心点儿，别破坏现场。”

“队长，别墅里的所有角落都搜过了。”年轻的女警员唐果遗憾地报告说，“没有找到头。”

“滚他娘的脚指头！”蔡骏马怒气冲冲地看着声色犬马的犯罪现场，“这X长可真是个他妈的混蛋贪官！不仅搜罗了各种各样的古董奇珍，把别墅布置得宛如大内皇宫一般，居然还自封为皇上，找了个戏剧学院的美女演贵妃当情妇……”

唐果见怪不怪地笑道：“这比日片里的护士与医生可厉害多了。最搞笑的是那个吓坏了的艺术系二奶，报案时居然还念念不忘地喊‘皇帝驾崩了！’”

“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”蔡骏马皱了皱眉头，“这个案子很邪门，法医检验得如何了？”

唐果道：“差不多了，死者为颈部中刀，整个人头不翼而飞。初步估计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所为……”

蔡骏马点了点头，“不过即便外科技术再高超，能让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一滴血，不，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血迹！这又怎么能做到？”

“头都被砍掉了，怎么会没有流血呢？”唐果道，“只是血被处理得很干净。”



“可是你认为她有能力处理当时的现场吗?”蔡骏马指着在别墅客厅里被审讯的“贵妃”。

她披着一件半透明的蝉翼长裙，性感的身材暴露无遗。给她做笔录的小伙子拼命地吞口水。

但是她哭哭啼啼，疯疯癫癫的，看来多半要进神经科疗养了。

“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?”

“我，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“贵妃”手舞足蹈，“有光，刀光，强烈的刀光……”

“什么？刀？”警员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”“贵妃”神志不清地说，“我，我是贵妃，我要当皇后，可是皇上的头，他的头……”

“无……影……啊！皇上救命啊！”“贵妃”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，身上的裙子随风起舞，有点玛丽莲·梦露的性感味道。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！”唐果冷哼了一声。

“收队。回去再问。”蔡骏马指挥道。

唐果回头望了望凌乱的豪宅，心里悄悄地问自己：“如果有人将那么多的奇珍异宝，荣华富贵给我，我是否愿意当他的二奶？”

“你觉得她在演戏吗？”蔡骏马在警车上问唐果。

“很难说，不过她很难逃脱嫌疑。”

“她的动机？她如何作案？”

“也许厌倦了她的情人，不喜欢这种变态的生活；也许是她在大学里的男朋友，帮她做掉了 X 长！”

“也许她的男友还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？”蔡骏马调侃地说。

“在真相未被揭露以前，我不否定任何假设。”唐果仰起头，坚定地说。

蔡骏马喜欢唐果的开朗和自信。

警车呼啸着穿过午夜的都市，路旁的白炽灯发出明亮的光线，反射在锃亮的车身上，似乎无数把凌厉的白刀在空中急速穿梭，寻觅着人的灵魂。

蔡骏马不时侧身欣赏地望着唐果甜美娇小的脸庞，冷不丁地蹦出了一



句：“你听说过‘无影刀’吗？”

我叫莫争。

莫名其妙的莫。争风吃醋的争。那天，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刀会。这个刀会自然不是“小刀会”。

这个刀会是一个号称“刀王”的大收藏家李昆吾先生举办的。刀会在一个高级私人会所举办，我早早入场，发现刀会里真是卧虎藏龙。

有全球冷兵器协会会长，有三届世界刀术冠军，有制刀名家阮师的后人，还有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鉴赏家等。当然，也少不了一些有钱人，比如那个房地产超级大亨李光头。难道他是想买一把剃刀，让脑袋再油光发亮一点？

现场的宝刀真是数不胜数。原始社会的骨刀、蚌刀、石刀，商周时期的铜刀，秦汉的钢铁刀，三国的环首刀，隋唐的灌刚刀，唐朝的仪刀、鄣刀、横刀，明朝的腰刀等。

难得刀王耗费半生精力收集了这些刀：斩马刀、柳叶刀、朴刀、雁翎刀、大环刀、虎牙刀、鸳鸯刀、蝴蝶刀、九环刀、大砍刀、大横刀、马刀、子母刀、云头刀、双手单刀、片刀、仪刀、少林鱼头刀、连环刀、狼牙刀、戒刀、直背刀、服刀、佩刀、鬼头刀、钩刀、破风刀、麻札刀、掇刀、割刀、猱刀、白杨刀、大食刀、大理刀、云贵刀、壮族尖刀、阿昌刀、苗刀、苗族尖刀、峒刀、铦刀、傣族刀、景颇尖刀、黎刀、藏刀、彝族短体插刀、蜀刀、温铜刀，等等。

当然，除了亚洲刀外，还有大马士革平面花纹刀，新加坡、马六甲、爪洼、菲律宾的糙面焊接花纹刀，日本的平面碎段复体暗光花纹刀。

也有一些西洋收藏。如欧洲大陆 15 世纪的宽刀，公元 2 世纪罗马的焊纹刀，8 至 10 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刀，还有中世纪德国的克林根塔尔花纹刀，19 世纪的美国艾姆斯制造刀，还有一种土耳其用的刀：马蹄手柄头，刃在内弯面的弯刀，与大马士革刀外弯刃正好相反。以及 D 字形、串字形和



土字形手柄的印度刀等。

在欣赏宝刀的时候，陆续有人在由两把凶气逼人的大长刀交叉成辕门状的平台上演讲。

历史学家说：“三国时刘备令工匠造刀五千把；孙权则命造刀一千把；司马炎也曾一次遣人造刀八千把。西汉时大将李广之子李敢‘左持长槊，右执短刀，跃马陷战’。三国时南蛮首领孟获的妻子祝融夫人善使飞刀，百发百中。她曾手提八尺长标，背插五口飞刀，重伤张嶷，活捉马忠。”

鉴赏家说：“东汉中山穆王刘畅生前的佩刀，全长105厘米，刀身饰有线条流畅的错金涡纹和流云图案。”

化学家谈到了历史上刀的元素成分的分析，钢、生铁、熟铁以及其他微量元素要如何配比才能产生最好的韧性和强度。

数学家从刀的长度、重量、弧度、几何形状等方面证明了在杀伤力方面，刀才是真正的兵器之王。

文学家谈到中国刀的流传以及历代诗人对刀的赞誉。还提到“君子用剑，盗贼用刀”的争论。

刀会到了最后，是最精彩的高潮。

先是一个少林武僧表演了一套眼花缭乱，令人叹为观止的少林双刀十八滚。那真是如清朝诗人郑世元描写：“秋水飞双腕，冰花散满身。柔看绕肢体，纤不动埃尘。闪闪摇银海，团团滚玉轮。声驰惊白帝，光乱失青春。杀气腾幽朔，寒芒泣鬼神。舞余回紫袖，萧飒满苍旻！”

又有一个几乎还没刀高的小姑娘，使一把雁翎刀，舞得是天花乱坠，刀光笼罩全身。旁边一人当头泼了一桶水，片刻过后。她一个漂亮的护刀收式，身上居然滴水不沾！

然后出现了一个带着一把菜刀的国家级厨师。他融会贯通了切丁、花纹、斜片、切块、切丝、象眼、剁茸、做球、切粒、兔耳、切条、切段、马耳、切花、切片、交叉切等刀法，先是用一颗大白菜切成一艘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，然后又用豆腐雕刻了一座让人身临其境的五角大楼，又用萝卜削出了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。那把菜刀在他手中飞旋往复，风声呼呼。



身旁一个隐藏不露的高手，留着一头长发，气质文雅。他伸出一双秀气白皙的手，居然用削金断玉的“手刀”切断了现场一块厚两尺有余的磨刀石。显然是用气借力的内功高手。

至此，刀会快要大功告成了。

临散场前，朋友们都对刀王的藏品和他的热情招待赞誉不已。

这时，会场的角落里忽然有个人高声叫道：“可惜了，枉称刀王，却漏了那独一无二的宝刀！”

这人中气充沛，一出声正如宝刀出鞘，寒光凛冽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居然敢轻蔑刀王的藏品？”那个厨师握着菜刀，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哈哈！那宝刀你不但没有，恐怕连见也没见过！”那人意犹未尽地又加了一句，“不仅没见过，你根本对那宝刀是一无所知！”

众人一片哗然，刀王拥有的刀可谓天下第一，他自然不可能拥有所有的刀，但恐怕世上的好刀也看过十之七八！

那人朝刀王径直走了过来。那是个满脸胡子的年轻人，眼神十分犀利，身材虽不高，但十分健硕，就好像一柄生冷决绝的短刀。

现场不少人手中已经攥紧了本来用来当纪念品的小刀，万一年轻人动武，立刻保卫刀王。

刀王自然是见过大场面的人。他先是悚然一惊，而后立刻恢复了镇静，用十分和气的声音问：“你说的宝刀是什么刀？在下平生阅刀无数，也曾环游全球，走过各大博物馆，拜访过许多藏刀名家，更读过无数的兵器著作……”

“哼！那刀，你肯定没有！”年轻人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人群中有人议论纷纷，似乎有人已经知晓来者的身份。

刀王岂肯放过此人，踏前一步，伸出鹰爪“嗖”地叼住了那年轻人的手腕。

年轻人回身漫不经心的一个踢腿，似乎只是一匹缓步的骏马伸了伸筋骨，刀王却识得他防御得恰到好处，只好松手，化爪为掌，身体前跃，一个刚



劲十足的手刀。

那年轻人走得也快，转眼就到了门槛，刀王的手刀似乎还差了远远的三十厘米，但偏偏年轻人的上衣后摆被强烈的手刀引起的劲风倒卷了起来。这一卷真是骇然，通常出掌，掌风向前，但刀王一掌却是把年轻人的衣服“吸”了过来！

刀王刚刚好抓住了年轻人的后摆：“先生留步，说说是什么宝刀？”

刚才那位用手切断磨刀石的长发高手暗自叹了口气，能把手刀练到半米内劲风袭面倒卷的功夫，十分不易！只怕刀王的一掌下去，那年轻人再硬的骨头也拍成粉了！

“请放开我！”年轻人回头怒瞪了一眼。

刀王犹豫了一下，自己毕竟是前辈，但如此乖乖听话放手，似乎也有失身份。正在刀王迟疑间，年轻人已经腾空旋身，那上衣“哧”地裂成两片，与此同时，年轻人一个威力无穷的“天马回旋踢”朝刀王的面门迎面踢来！

刀王功力深厚，本可用手刀强强相撞，但他毕竟是长辈，不好全力出手，于是容忍地退了一步，封个门户守住。但年轻人腾起在空，看不清形势，并未收腿，招式已化为“神龙摆尾”！

这时那长发的手刀高手，为了保护刀王，伸出手刀朝年轻人一掌雷霆斩下。同时，旁边几个好手也朝年轻人递出了手中致命的小刀！

眼看年轻人就要被长发高手击中，随时被数把小刀划伤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刚好站在旁边的我，一个太极圆手推开了长发高手，昂首一进，柔和地接住年轻人的长腿，不料他的腿力如此劲疾，逼迫得我在空中一个弧线优美的后翻，这才化开了他的进攻。旁边那几位持刀的好手也被腿风逼得后退几步。

“好俊的功夫！”刀王啧啧叫好，也不知是夸年轻人还是夸长发高手还是夸我。

“献丑了。”我立地后摇晃了一下，这才站住。

“借力用力，果然高手。”长发高手朝我微笑了一下。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老是刀来刀去的！”年轻人愤愤不平地拍了下撕裂的

上衣，“可是你们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宝刀！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刀？”我问。

年轻人见我刚才化解了他的危机，对我似乎有几分好感，终于开口道：“无影刀！”

“无影刀？”刀王愣怔了一下，“我只在《初学记·武部·刀》中看过有漏影三刀。倒没听说过这么神奇的刀名。”

“难道你们没看最近的报纸吗？”年轻人间。

“什么新闻？”刀王问，“是不是哪里出土古刀了？”

“不，X长死亡的新闻。”

“啊！”众人惊讶一声。X长古怪死亡的香艳奇案，大家自然有所耳闻。

年轻人趁机一个箭步冲到门口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消失在门口，只是喊了一句：“明日此刻再来拜访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年轻人到底用意何为。

这个离奇的刀会就这样暂时落幕了。

刀王送别宾客时还特意对好奇的朋友们说，如果明年有收藏到更好的宝刀，一定会再邀请大家前来观赏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再次前往刀王李昆吾家赴约，只见他弓背陷在沙发里，周围是堆积如山的古籍和参考书。他双眼布满血丝，精神憔悴，显然昨夜没有睡好。那位长发的高手也在，原来他是刀王的侄子，十分崇拜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，而且刚好名叫“李作乐”。

“叔叔，您先去休息吧。我招待莫先生就好了。”李作乐劝刀王道。

“唉，我收藏宝刀数十年，没想到竟然还有无影刀。”

“无影刀，是在武侠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字。”李作乐笑道，“那不过是个妄人，叔叔何必介意呢。”

“唉，看出他还是有两下子。”刀王叹息道，“对了，那个X长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X长在情妇的别墅里离奇死亡，上面已经派专人下来调查了。”李作



乐道，“据说死者的头被一把神秘的刀给活生生切了下来，连一滴血都没有留，至今死者的头还没有找到，凶手也没有捕获。除此之外，X长敏感身份也引来了社会上的诸多猜疑，外界舆论给警方破案的压力十分大……”

“也许是个厉害的刀客干的！刀如果快的话，血是会少一点。”刀王感慨地说，“若是在古代，他可以说是行侠仗义了，不过在这个法治社会……”

“叔叔，我查到那个年轻人的身份了。”李作乐的调查工作做得不错。

“他是谁！”刀王焦急地问。

“他姓蔡，名骏马。”李作乐道，“身份是省公安厅刑侦队的队长。”

“怪不得身手那么好。”刀王抬头望着我，“莫先生，你说他今天会来吗？”

我看了看墙壁上的钟，已经过了昨天聚会的时间。

蔡骏马没有来。

若是古代的刀客预约决斗，那个没有准时到的刀客就是认输了。

可我认为蔡骏马不会是服输的人。

就在这时，门铃洪亮地响了。

刀王像只蟋蟀一样跳了起来，身手敏捷之至。能让刀王亲自开门的贵客不是很多。

大家期待地看着门口，可是打开了门，见到的却是一个笑容甜美，身材曼妙的年轻女子。

“您就是刀王吧！我给您传个口信，我师兄今晚有急事，推迟几个小时前前来赴约，万分抱歉。”

不用说，来的人自然是女警员唐果了。

刀王见状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迎进唐果。

他继续研究古籍中是否有无影刀的记载，我继续百无聊赖地欣赏那琳琅满目的宝刀。

我实在很好奇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名贵更特殊的宝刀能胜过刀王的珍稀收藏呢？

唐果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子，英俊潇洒的李作乐正殷勤地为她介绍舅舅

的收藏。

“不如，我们比画一下吧！”唐果嫣然一笑，抽了一把柳叶刀。我始终觉得她的笑容比那刀更有杀伤力。

“不，刀法讲究‘刀招沉猛’，大开大合，变化较少而威力雄浑。”李作乐傲然道，“我在力气上明显占先，你不是我对手。”

“哼！刀为‘百兵之胆’，你不是怕了吧！”唐果果敢道，“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走，在刀法中持刀手及步法极为重要，我身轻如燕，你笨拙如牛，我未必输的了你！”

李作乐本来性子就有点急，更禁不起美女这么一激。

“行，我就陪你一番雅兴好了。”李作乐挺身拔了一把鸳鸯刀，“走，我们去练武房耍耍！”

两个年轻气盛的年轻人到一旁比试去了，看得出李作乐对唐果很有好感。

杨柳依依，鸳鸯戏水，不时传来练武房里激烈的刀击声，但我心头的疑云却更大了。

我一边想着无影刀的事情，一边不知不觉，踱到了练武房。

“看刀！”只见唐果英姿飒爽，步伐轻盈，招招紧逼，使的却是梅花套路。刀光中，她如寒梅傲放，眼快手捷，使出十字诀：提，刁，摸，甩，剁，绷，挂，撩，搜，扎！真是女中豪杰，刀刀精华！

李作乐本意只是随便过招，不想唐果如此了得，自己又错选了一把风花雪月的鸳鸯刀，要是凶神恶煞的鬼头大刀，倒是能克制柔情蜜意的梅花套路！

碍于兵器上的不顺，李作乐被唐果打得步步倒退，身旁一排排的刀架被横竖撞倒，实在是狼狈不堪。最后李作乐倚在墙上无路可退，唐果飞身旋起，一招铺天盖地的“怒梅惊雨”！

李作乐的鸳鸯刀再也抵挡不住，铿锵一声，顿时被唐果卷走。唐果得意地抓住鸳鸯刀，轻蔑地甩到身后。

李作乐面红耳赤，恼怒地从地上拾起一把鬼头大刀，虎虎生风，大刀阔



斧地朝唐果反击。

这下大刀的威力使了出来，大开大合，纵横无敌。李作乐果然是刀王亲传，勇猛快速，气势逼人，如猛虎一般！

唐果退让闪转，纵跳翻腾，吃力不住，只是婉转招架。李作乐心中生喜，撩、刺、截、拦、崩、斩、抹、带！一套“云缠雾绕”的鬼头刀法，杀得唐果应接不暇，气喘吁吁。

但看她面色酡红，娇喘连连，真是好看！

“去！”李作乐一招“庖丁解牛”，迎头劈下，鬼头大刀上的刀环叮当作响，唐果正面一挡，双手发麻，不由丢掉了杨柳刀，退到了一个死角里。

李作乐大喜，正想捉弄她一下，欺身上前，身未到刀先至，一个气势磅礴、大力劈砍的“斧开华山”！

唐果刚好穿着一件V领的宽松大衣，纵然一个后翻跃过，也被李作乐的刀风削破外衣，露出了一件粉红色绣有卡通人物的文胸！那白皙的胸脯，性感的锁骨，真是让人……

“对，对不起……”李作乐慌忙道歉。

不料那瞬间，又羞又辱的唐果手中亮光一闪，朝李作乐腹部惊龙般窜去！

却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蝴蝶刀！

那蝴蝶刀长若匕首，常常是飞车党的拿手刀具，面红耳赤的唐果此时持刀，不顾一切地插了过去！

李作乐手中虽有鬼头大刀，但近距离作战，不便使用，居然丢下大刀，那刀还没落地，李作乐的双手已经电光火石般挥了出去——手刀！

这是空手夺白刃的上乘功夫！

手刀对蝴蝶刀！究竟谁更胜一筹！

恐怕只会两败俱伤！

“嗖！嗖！”

两把飞刀风云变色地射向两人！

李作乐的手反应奇快地缩了回来，中指的指甲被平平削掉！



唐果的蝴蝶刀也被打飞了，像蝴蝶一样插在墙壁上振振作声，欲飞不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件才子牌的外套像柔软的云朵一样罩住了她的身体。

“两位好身手！在下献丑了！”只穿一件单衣的我转身扬长而去。

我不想回头，因为恐怕承受不起，唐果眼中迷离款款的温柔。



不！好，真希望不是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：「千万别自己欺骗自己！」

第二章 凭空消失的黄金右手

凌晨时分。

我已昏昏欲睡，准备告辞。而刀王还在通宵达旦地看古书，这是收藏家的一种悲哀，他们总是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收藏品据为己有。明明知道不能，却欲罢难休。

其实世间所有的拥有都是短暂的，茫茫红尘，不知身是客。

李作乐和唐果各怀心事地坐在椅子上，沉默不语。

唐果不停地揉着我衬衫的衣角。

我的衣服每天都换，太阳晒过，应该不会有味道吧。

我不能在日出之前爱上你。

我终于告辞，起身离去，刚打开门，迎面却急匆匆赶来一个人，几乎与我撞了个满怀。

“刀王！莫兄！”来者正是干练有为的蔡骏马，“对不起！我来晚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一直在等你。”刀王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高大的身躯掩饰不住疲倦，但那不是来自生理而是精神上的疲乏。

“你到底干吗去了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我刚才在公海上的一艘中国澳门籍赌船上。”蔡骏马开门见山地说，“何鸿雁出事了。”

“驰骋赌坛的千王之王——何老爷子何鸿雁？”刀王眯起了眼睛，“那何老头可是亚洲赌王，赌术出神入化，一只黄金右手偷天换日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

中国东海。

一艘喧嚣非凡、美轮美奂的赌船上。

大厅里闹哄哄的，歇斯底里的赌徒围了一层又一层。

对于金钱的贪婪，在这里激烈地碰撞。

赌场里没有钟，拉下了厚厚的帷幕，赌徒们在此昼夜不分地与幸运女神鏖战。

大厅里灯光辉煌，正中央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刀疤脸和一个身着白色长衫的老者。

那刀疤脸满脸横肉，目光凶戾，浑身肌肉耸动。那老者目光温和，镇定自若，但不知为何，看到他平静的脸却比看到那凶神恶煞的刀疤脸还要让人胆战心惊。

那老者双手过膝，尤其右手又比左手长了几分，手掌泛着淡淡的黄金光泽。那几根手指常常习惯性地飞快转动着，宛如海洋中蠕动的水母触须。

刀疤脸冷眼扫过全场，高声叫道：“诸位！静一静！今天，我意欲与何老爷子赌一把！”

现场顿时一片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传说中的赌王，黄金右手——何老爷子的身上。

谁都知道，何老爷子十年前已经金盆洗手，发誓不再赌博，只是偶尔乘赌船出海兜风，回忆一下往日风光。虽然时常有人挑战，但何老爷子从未应允过。

刀疤脸的声音刚落，何老爷子身后一群如豺似虎的壮汉保镖已经围了上来，随时准备把刀疤脸扔到海里喂鲨鱼。

“赌什么？”众人喝彩道。

“要是何老爷子输了，就把这艘赌船让给我！”刀疤脸此话一出，赌徒们更是亢奋异常地喊叫起来。

本来高手对决，可以在贵宾室，但既然选在公众赌厅，自然是为了炫耀一下战局，好传播日后的名声，也可能是忌惮何老爷子的地盘，希望众人能